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九首

贈侍御洛陽董公還朝序

今天下稱雄重者獨御史而御史出獨按部曰代巡明代天子巡也夫御史威命靈輿若造物然其微眇通於

人主之志固甚近而其所操攝下入於閭閻則亦甚細然則所與天子共治理天下者非御史其誰哉御史所按部自司隸至荒服凡十七而又獨三吳為最重三吳之地延袤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其獄訟期會簿吏獨十之二戶口十之三至賦稅乃幾十之七三吳之錢穀日夜委輸於大司農水衡猶之尾閭之受百川納而不復吐也縣官所以寄國家之脉者獨三吳其所與決脈治疾者獨御史然以不佞耳目睹記循理稱善職抑

何微鮮也御史業自以柱後惠文選爪牙吏擊搏大猾重足而立言有威矣其至若伏鷙去若脫絀其大猾不待反旆而忘其威他御史則不然曰吾庶幾以德柔之乎於是務削其觚稜日夜謀所以中民之欲者其民亦相與謳謠從吏之上以其欲中下下亦以其欲中上以沾沾一時而已即不待反旆而忘其德夫御史之威與德殆無所不伸而不能伸於其下之易忘而後御史之用始困先皇帝之季歲洛陽董公來按吾吳董公為名御

史以當理臺事臺之長雅以吳重推董公董公至未幾而會今皇帝即大位公奉璽書讀之歎曰天子創革大政立綱紀布德惠即詩書所稱唐虞易加焉顧三吳腹心地所予租何厘厘也夫天子之澤不能不稍為國用訕而黔首不被澤則大有繇今富民田至連阡踰畛而匿其贏貴勢家相依倚勢利為其業中豪瓜分其田以小其役其小黠附庸其田以滅其供即國家有大徭賦固取辦於畸窮之馴民以次漁竭焉非天子所以嘉惠

元元意也於是選能吏分道搜匿伏田諸以奸合者分之以奸分者合之所得田可百萬計自諸伏田咸出受徭役小民業稍稍蘇矣前是言當興吳水利者難其費莫肯應公復慨然曰水利不時興無所受蓄洩安所望歲且縣官亦安能歲賜若租乎於是與今中丞林公合筭推臺餘鑷募民當受水者濬治諸要害河次第就聞而民不罷凡董公所為計深遠類若此公不為煩苛條教責小治辦當百城吏屬公者亦不以莊聲沮色奔走

趣公之外而內奮其精神檢策其行以求合于公公所
按城邑小民晏然若不知及公去而大猾猶卧不帖席
曰公固未去也公于威德不見跡其吏民不輕知而能
不忘此豈可易易言哉今夫雷電之於人至明哲也一
不當而謚之曰霆霹靂雨甘澤也有時而辱名之曰靈
威德至於造物而不能盡滿之一小民之口吾故曰若
董公未易易言也不佞於公僅再奉顏色退而竊唯公
博大長者於所聞當不與而會公得代郡人徐禮部某

感公知謂不佞當有言以贈公入臺屬天子方日新於
治諸公卿大夫修羔羊之操公所以廣大其志意為縣
官培元氣惜人才開鴻昌懋明之業者功寧僅三吳已
哉

送州佐蕭公遷守蘄州序

前蕭公為浮梁時則以爽介便吏治稱賢令矣而會旁
郡大貴人家有所忤蕭公雖用高第入留省竟坐中之
謫佐太倉守蕭公業佐守則曰夫遷人者例以傳舍其

官而故紙尺一吾為吾計快耳豈天子所與共慰撫元
元意哉於是州多盜蕭公職賊曹率身先吏民益飭習
比閭什伍之法而時扶其惰又以間布耳目行鉤距摘
赤黑丸於掌中發之盜大惴恐無所容迸他邑去蕭公
時時言邑子踐更者三五而代吾乃竟歲為官踐更也
雖然吾得兼治他邑盜易易耳時有軍帥者職亦當治
盜橫甚蕭公怒謂若虎而冠日眈眈攫人都市中何用
治盜為且吾獨不得稱臧孫氏言哉蕭公乃數從上官

白發帥狀竟坐免於是州人大喜願蕭公常為守會
州關守蕭公則攝守過王子而語曰凡吾之難非佐郡
邑之難所以用吾佐郡邑者之難佐以長吏故抑而不
盡見其才是為長吏掩佐則難佐不愛其才而盡見之
即或以佐掩長吏則難今吾幸暫免矣吾乃有大難者
吾為之長而使民不測其端是吾愚民而用之則難使
民有以測其端民將由隙而入我則難上人有所為而
不便於民而吾固持之是上代我受毀則難有所便於

民上未及為而吾先之是我代上受譽則難吾務於民
好而時於法有所操舍民得其好而上疑其法則難吾
無所操舍於法而不中民上信吾法而民失其好則難
事有所當豫而未豫之卒然而無以應則難吾豫之幸
而遇事不幸而不遇事則難子將何以教我王子曰守
難蕭公哉即以浮梁令治治之民無不浮梁應也且難
守者則未有難守者也蕭公曰善視事三日夜教勅諸
曹吏謹守舍毋輕出為所欲為吾以某日悉汝某事罪

當死為日待汝期耳。勅隸卒毋下溷吾鄉民。民能自來
勅役者以計次來受事。毋居閒居閒。吾重困汝。勅賊曹
卒乃公在不憂盜。汝毋重為盜於鄉也。蕭公不下堂。寄
三尺吏民之上。而州大治。屬島寇至。嘯於海臺。使者僅
以一紙符下。諸所規調兵食。皆以誨蕭公。蕭公故豫之
第言某所伏饌。可餉某所伏金帛。可搗以倉卒。辦故事
民當立睥睨間。蕭公姑為定編伍甲約束。曰胥後令夫
敵未至而先困吾民。即敵至而以困民待之。皆非計也。

比寇退當事大臣計築城海上宿一叅將兵太倉民受
役偏且直弗及蕭公上書大臣曰夫築城者業保障四
郡也夫利均於四郡而勞擅於一州民不可愚使也今
歲荒見食無半菽棄父母之養以日胼胝版築而卒不
得升斗之羨愚以為不死則亂大臣恚切責蕭公以代
受譽然竟無以奪之役稍稍寬半得直矣蕭公攝守久
民且以為真亡何真守至蕭公仍故職益勤勵以治辦
聞而吏部臣亦自賢之擢蘄州守蕭公復過王子而語

曰不穀日虞簡書之及以為遷吏羞乃今幸免出治斬
矣子卒何以教我王子曰異哉蕭公之所虞難者時及
焉然蕭公益亨無害也夫以道而用才以實而御虛則
何所不可今夫斬故楚之嚴郡也傳雖稱其俗躁強然
猶淳龐近古秀民彬彬喜學有鄒魯遺風詞訟五不能
當吳之一賦稅職貢十不能當吳之一以蕭公才出五
之一應之足矣何至復難斬為夫蕭公號精悍勤事所
操切間用權術至居恒依義節饒給議論工文章時或

取達掖士延禮之彬彬儒者矣世所稱說儒士類多沾沾自好是古而非今濶踈事情視蕭公治不大逕庭哉蕭公行王子之鄉薦紳大夫以王子雅知公俾叙其言以別

贈大中丞武昌熊公撫廣東序

隆慶二年夏四月天子用太宰楊公等言以浙江右布政使武昌熊公為右僉都御史治左廣兵熊公蓋未之浙江任云前是倭事起東南萬餘里城大小以百千計

無不中倭者倭最先吳則先弭稍次越則次弭又稍後
閩則後弭最後左廣則最後亂未弭蓋廣多山峒搖與
吏民犬牙而居諸海舶亡命者陰結之為內主而海所
際西南夷占城交趾暹羅佛郎機大國以十數為外主
緩之則諸舶散而蠶食我迫之則結而與我鬪不勝而
更迫之陸則陸走峒迫之水則水走諸國其聚若蜂其
猛若贗出沒若風雨雖素稱老將曉兵事者角之智勇
皆竭而靡一時用事大臣筭以為不更張之則不調於

是折兩廣總督文武大臣而二之俾各以其一頗精治
左廣其武帥則郭將軍成而又益以右廣俞將軍大猷
又留故湯將軍克寬俾佐俞公三將軍皆一時錚錚偉
出者也則又笑以為督臣折而為撫其勢稍亞勢亞而
智又均則無能以精神伎力聯三將軍而為一而成運
臂使指之權於是不得不舍其舊而用熊公熊公者故
吳治兵使也自公為州大夫稍遷吾郡丞進治吳四郡
兵為僉為副於憲首尾倭事者十餘年蓋倭亂弭而公

始去揚都督尚英亟為某言不穀茲欲賀熊公夫所欲
為熊公賀者賀熊公晚而始獲遇天下之大難以難窘
熊公而盡出其才賀國家能用熊公賀左廣自是有天
夫不穀少而以裨將事熊公又辱收為僚嘗竊習公朗
興愷易平居恂恂不出口遇大事霆決斧斷治務鉅體
不苟細而其任人即几履必稱任盛夏出兵士若負霜
雪而片言之拊循冬則挾纊往南沙之役當事者不勝
躁以其軍啖倭熊公持重力爭得不敗凡公所決策小

笑則小勝大笑則大勝後先獲首虜數百千而不自言
功且郭將軍者嘗以別部從熊公固習公矣夫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以熊公之賢挾郭將軍又益之以二將軍
左提而右挈之知其無難寇也某乃言曰固也子無難
廣然獨不聞之書乎知人則哲安民則惠何慮乎三苗
夫左廣在漢時固尉它地也尉它王南粵七十年其民
不復知有漢呂嘉相王三代七十年其民不復知有王
其曠悍猛銳礪爪距張頭目足以扼漢於陽山之嶺而

漢以路衛尉楊主爵一旅之師不待巴蜀罪人夜郎兵
下牂牁而所抵朽拉瓜分其社而郡縣之且更數世而
惕息莫敢首事今左廣以二百年版圖之人民當天下
全盛而蝟發莫能治諸老將至智勇俱困何也漢得人
而易也今天子赫然用熊公公其人矣子無以為熊公
賀為天子賀可也楊君曰善某乃又言曰子習熊公乎
哉不知熊公之習子也甚寧舍子也楊君憮然有間曰
唯唯否否夫左廣而靡熊公不穀何所藉手左廣而熊

公公優為之矣無所藉不穀矣

送孝豐吳公之蘇倅序

隆慶之二年冬孝豐吳公貳吾州僅七月而遷吾郡倅前是吳公為建寧司理超卓以高第旌入郎儀部諸儀部郎稱多才名士顧獨推吳公而會有所嫌忤前御史大夫前御史大夫為言之吏部中以事下遷為吾州貳吳公至屬闕守吳公遂攝守吳公日晏坐堂皇召諸吏以某事某事次第受署即無敢論有所下上或稍緩其

急者而急其緩者冀因緣為姦吳公至則發擿之吳公
扶吏不過十然一左顧輒屏退惴惴無人色其聽訟不
待悉兩造而剖各得意去即被吳公法欣然曰吾故不
敢以倖望吳公庶幾公寬之耳州當歲定賦吳公攝守
不三月為定三歲賦曰疇寬畝而瘠疇減畝而腴疇商
而實橐疇匿稅貴豪吾能司知之毋擾擾昏夜居間令乃公
偕行法也吳公間為具召諸公飲諸公亦以次第奉斗酒
日治飲相得懽甚當張飲時人人意益舒若不知邦大

夫既罷酒輒戒其子弟戚黨曰吳公待我厚何以當之
若曹幸為我守吳公法使我得終事吳公何若吳公以
嚴愛諸公故益得吏民情時有所按舍出意外中豪家
數十百里人若一吳公臨之強飾自勵為善後吳公雖
佐守不在攝而州大治公既遷臺使者大脩治水利意
欲以屬吳公不敢言吳公慨然曰臺使者重勞我我安
能為吏民愛旬日筋骨乃出舍河上第令一胥號諸鄉
三老曰公在河公在河三老則大驚先其子弟奉畚鍤

雲集窮旦夕事事曰公為我治水得望歲共縣官賦安
敢大勞公不旬日告竣於是吳公當之倅任而諸公嘗
從吳公游者前為祖顧謂不佞習公兄中丞先生又最
游于公當有言不佞蓋讀漢宣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錯
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首以銳精應之一時聲稱赫赫
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而其所尊寵者乃在龔渤海
黃潁川彼其敦本節畱興教禮義意若欲緩收吏治之
效而不盡用其才其民之應之顧不後於京兆而思以

心報二公何也亦可以深長思矣宣帝尊寵不及京兆
班氏傳循吏首二公雖未盡倣經術亦庶幾合之吾吳
俗剽輕多詐以繁麗爭雄長太守蔡公力欲勝之於道
而患寡與合者往吳公佐吾州蔡公不以屬吏視公曰
相與談甚適今吳公晉而佐郡獲從蔡公共策一堂之
上所以回易觀聽而成吾郡於仁讓者寧有涯哉不佞
竊從諸公竚下風若倅務公固百優之無所藉不佞言
矣中丞公字峻伯與公之先王父菴源公俱嘉靖中循

吏也

送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予告序

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言臣不幸有狗馬病願乞骸骨避賢者路上為下吏部吏部持之曰是先帝以詔起者也而賢不可莫公則又以病篤請巡撫都御史谷公為言莫某誠賢顧病不任劇唯上幸哀憐之有以全終始按故事藩臬大臣非有他故而乞歸者聽以九卿秩歸養莫公於格宜遷詔復下吏部復持之曰莫某誠病

顧賢也而且才是不可以歸徇也聽仍以右布政使即家治病病良已有司其具狀聞詔曰可於是莫公度已得請徑歸而公之鄉人宦於浙者俱來謂不佞曰莫公豈不誠難進易退者哉當嘉靖中上留意文采夸飾治道而公用推為祠部郎日治禮樂章程之事駸駸貴矣已而力請外請外而得督學使者使者雖稱外則又責公一旦而遽乞歸而收精藏明於牢搔閭寂之鄉二十一年而中不動一旦天子采公卿諫臺議召公田間不三

載而屢長外藩蓋步武卿相矣公復飄然舍其重若脫屣而究於嚮所謂牢搔間寂者也則誠安之矣如莫公豈不難進易退大丈夫哉不佞世貞曰唯唯否否不佞日者幸於公以杯酒侍從容言先帝輕於舍而重於用天下之人才急於得人主故人主獲操其急而擇臣今皇帝輕於用而重於舍人主恒急於得天下之才故人臣恒操其急而自擇若吾儕者亦可以自擇矣莫公曰惡是何言也人主為天下而用才人臣為人主而以才

用以兩交濟也非以兩操急也故夫人臣用而有所不敢輕用退而有所不敢輕退者分也非有所前主也日吾之得請於先帝也屬太夫人老而貴陽越在萬里外意不欲偕竊以為人主不一臣而太夫人僅一子吾得請而男來女白以奉太夫人里胥號吾門而呼吾役而如弗聞也者吾之友介者以為快而達者以為固而如弗聞也者臺使部吏刺交馳於朝以薦而如弗聞也者吾知有太夫人也太夫人固以天年終而吾奉先帝命特起數更大鎮齷齪

無所効為念而安敢治其私且夫人臣既以棄其身而復自擇至欲屈天子之重以成吾高於分何取焉不佞謝失言更兩月而視莫公病而莫公業告歸也不佞請曰如嚮語何莫公曰不然也吾病度非可以旦夕已而旦夕有專職天子之祿不以共吾職而共吾疾甚愧吾以口計祿而不以力計職甚懼病則歸不病則不歸吾終始臣職而已故夫莫公之得請於谷公也不佞實將辭焉公非專於難進易退者也公純乎為人臣子者也

鄉之人廼謂不佞曰信乎吾子言莫公病良已有如尚書下尺一以國家大計迫召公公能遂晏然已哉

贈山西按察副使京山李公遷浙江左叅政序

當先帝朝余與京山李公後先守尚書郎也而李公出按察僉事於浙島寇暴從浙起剽郡邑甚勁李公當行部而馭者難之李公顧叱曰前而難我也耶我固非我有也時上幸臣文華來視師所掎擊勢更勁於寇左右謀以李公當自為計者李公復叱曰爾且復難我也丈

夫顧義何如耳死敵死權庸異乎李公所不能視餐者
若而肝所自甲而達戊治書獄曉不交者若而宵所謀
野而不蓋宿而不具下陳者若而寒暑所拮据於肝宵
而寒暑者若而年斤斤焉繕儲胥習擊技稽軍實襲官
弊祛貪瘼其大要為浙士民請一旦之命於天子即步
武利害弗恤也李公所覩浙士民而不覩寇所覩天子
之職與德意而不覩天子之幸臣然所謂寇者則已懾
公稍解去而卒不能勝其幸臣至坐飛語不稱當調父

老子第相率而環公以請者數千萬人梃車足不得發
曰公柰何舍我李公霍然而悟曰去之吾獲我我乃者
復吾親有也蓋公父大夫公田居亡恙也當李公之歸
省也日飭治灑旨侍大夫公間則從故侍御王時育游
甚歡侍御者故嘗論紕權相嵩忤旨貶人或謂李公是
權相方與幸臣比周而疊上公不憂跡耶公笑不顧游
益歡居七年幸臣敗中外爭推轂李公賢以為用之晚
而公殊無意出大夫公謂李公吾食肉躍馬如少壯時

若生而詛我以老耶且不以時榮貴我而徇匹夫之小
孝胡冀為李公不獲已而從太宰銓得僉事山東已叅
議河南已又憲副山西也李公官日益高又獲以河南
封大夫公賜金紫而公之子維禎成進士讀中秘書矣
會予起田間繇浙左叅稍遷長山西憲與李公相勞苦
往事久之戲謂公曰居久無意浙耶不佞之有事浙其
及公父老可半在壯者或老矣而德公如一日公謝曰
有之不穀之以浙為媿也而勤士民思不穀則何敢忘

居無何予移疾歸里歸之二月而李公遷浙左叅實予故官也公當行屬其僚袁公輩曰是必需王子言以行袁公走使四千里謂王子強為我言夫李公之所惓惓不釋余者豈以余嘗一居李公官熟浙事耶不佞即熟浙事何所加李公即不佞旦夕思一二有所獻李公且笑以嘗優為之雖然亦猶有請也夫和緩之治一人脉可無再診矣一疾而更一診者其所受與所理後先異也公之浙去公十五歲餘吾乃者窺其民不虞寇而虞

縣官之煩賦與豪右之侵煎不虞寇則其武備日益弛
虞縣官之煩賦則其民大小益併困虞豪右之侵兼則
小者重困不佞嚮固念之而未有以計也李公行矣不
南走長山道即北走攜李父老子弟相率而逆公者捋
公鬚曰上幸復用公神明不衰度有以重生我也其以
不佞言質之夫李公之不為黃次公則余信矣

送按察副使巴蜀鄧公遷任福建序

往余佐浙藩也而今副總兵王公某寔為叅將嘗以間

偕受署於大中丞谷公時廣中島寇急詔閩帥以師夾擊之谷公諄諄為浙東西虞也數策余余謝不敏則曰今島寇方蹂廣閩次之然閩最為急夫島寇乘風汎則趣閩南蹂廣而不利則趣閩北蹂浙而不利不歸島則趣閩夫閩島寇之衝而浙與廣之要害也我浙東之師重而島寇來頗輕寇不大訐浙東浙以西可高枕寇不大訐浙西江以南可高枕非江以南之師重而後寇輕勢有便不便也谷公收余策而居無何閩帥與廣師夾擊

大破獲寇首虜數百十浙西有一二餘皇我師軍之悉
殲焉由浙而西江以南烽燧之灰不燼谷公聞而後喜
可知也又二歲余以憂罷晉臬里居王公遷為吾江南
帥而會按察使者巴蜀鄧公以治郡第一奉璽書來飭
兵備鄧公職廉察綱紀文武大吏衽四郡一州十八邑
之赤子而乳哺之然其大指要以明斥堠練軍實裁冗
費抑貪腹為急所規畫建白井如也俄而鄧公用故節
移監閩師王公益過余而歎息曰天幸畀我公為吳民

主不穀庶幾觀厥成焉奈何復奪之去而使不穀蹢蹢
涼涼也余謝不敏則曰固也為谷公言之矣夫居平而
擇天子腹心膏腴之地則江以南重臨難而思用武之
地所以扼寇吭則閩重曩時廟廊之議以居平而重江
以南借鄧公來一旦回慮迂顧思折衝於廣粵之交而
隱然長城上游者是安能舍鄧公哉蓋余竊窺公所規
畫建白若明斥堠練軍實哉冗費抑貪腴不踰時而井
如也又夷然而不動聲色夫鄧公固無難江以南矣於

閩乎何有即閩得鄧公鼓舞甲冑之色而奪島寇膽冠
惕息自匿不暇安能陸梁於風濤堠烟間由浙而西江
以南獲高枕者靡非鄧公遙障力也鄧公行王公介子
言為贈公行矣有如人主竟重閩鄧公奏三至之捷而
拜大中丞如谷公者王公亦且秉斧鉞而從公後哉

又

按察副使巴蜀鄧公以湖廣節奉璽書來治吾吳中四
郡軍事公至則躬按行海戍以時延見文武吏士訪問

利害便苦甚暫為七事上幕府大要欲兵損而足於戰
賦損而足於餉列將損而足於控守地損而足於要前
上事或報可或否竟之無以奪公而公所最銳行者覈
民荒地予稍近有力者免其稅使就佃俟其熟而稍徵
之業已就緒鄧公不為嚴聲色以厲其屬不為浮吏詞
以取悅而所屬即墨舞文吏上豪見之盛夏若負霜雪
廉醇吏民就之如勁寒而暴春陽遠邇翕然謂公居職
自稱即數十年賢大夫亡踰者而一旦用福建節去監

其軍報至邑之士民與野之艾老子弟狂走叫呼失次
曰天子畀吾吳鄧公將以大造吳而公柰何輕去我則
又內自疑曰天子遽遷公才之耶即才公何以不右公秩
也且閩與吳孰重吾吳四郡穀粟金帛之賦日夜灌輸於
京師而不已吳賦十之閩賦一之縣官所悉也柰何輕去
鄧公於我則又疑曰往者縣官米給事御史言下久任令
前使湯公當遷者數特加中二千石秩仍領事又三歲
而後還今鄧公不數月而遽移何湯公之久而鄧公之

速也夫為令而自格之何也相與聚而質諸薦紳先生
薦紳先生曰唯唯否否子之所以疑固也然縣官寔才
鄧公而急閹且子不見夫和扁之於疾乎諸以疾來請
者曰腹心曰手足均受疾也則藥必先腹心而後手足
切脉按氣得疾之源乃不在腹心而在手足也則亦先
手足急在重則先重急在輕則先輕故夫緩急之勢出
而重輕易今閹誠手足也然以其赤子之地當島寇衝
赤白之囊日夜上急尚書至捐它省之賦以予其卒朝

奏功而夕報封賞絡繹道路也吳自壬戌而後靡星沫
之燧以干疆場吏天子因高枕而受大江以南之計夫
安得不急閩謂吳安湯公也者則徐之謂閩需鄧公也
者則速之且也鄧公之不遂右秩以資乎固將有待也
夫劑緩急之勢持資審望類能而使人者縣官之微
馭也事不避難鞠躬盡瘁者王臣蹇蹇之節也於是諸
父老子弟听然而釋竟愀然而不懌也曰辨矣子大夫
之言然吾儕終不忍舍公諸薦紳乃授其言王子使叙

而為公贈王子曰讀鄧公所規畫諸策豈唯吳足治哉
固恢乎其無難閩也前吾友汪伯玉之監閩師耿子衡
之以故秩移上谷也不旋踵而建中丞之壽縣於其地余
為閩賀得鄧公且為公賀得閩矣

送大梁王公汝平入副客部郎序

始王公令崑山甫浹歲而有所不悅於當道也吏民則
相率狂走而請太宰格其章不下矣王公滿三載最當
遷為京朝官吏民則前驚曰公得無舍我去乎或謂前

太宰王公於王國有連不虞宗正條耶太宰以公之宜
崑山也超拜常郡丞用五品章服仍故邑居二歲許邑
益治而所連王國事亦竟白宗伯夕以事白請報可而
今太宰詰晨以除目上王公遂得副禮部主客郎郎丞
美除也主客郎又郎美除也其吏民且喜而驚曰吾邑
遠縣官所三千里外乃能悉我公治狀而驟遷之國有
人哉雖然公其舍我去矣吾不能重留公以為吾父老
憂奈何不佞竊嘗聞之諸公云吾邑地故上饒自有倭

警稍稍稱瘠王公來而民之亡歲者一大水者二然其人不流徙獲以其暇治溝圩亡何而瘠者腴矣去公之前售田者不滿五鍰今而上直二金最下亦一金且倍鍰贖矣長賦者以歲數率破家當王公來而賦長完所部從妻兒社飲黠者或有奇羨矣里役訑訑步入邑受約束畢罷輒謝去曰吾亡所庸若也當日直行牛酒饗過客曰吾不能以吾民饗過客且止矣梗陽大夫之獄不能決者以屬公片言而剖曰去之母復溷獄吏為吏

杜邑舍聽受爰書手無所上下矣胥隸之疇曩鮮衣而
盛氣叫號於鄉者衣懸鶉且鵠形矣王公以間過從搢
紳先生則靡不歎然奏情也公亦故自弛曰柰何以酒
間禮苛責豪長者乎然至薦紳先生居恒相勅即王公
過幸我不可以燕見而居間有所解公一變色我輩安
所容既而又相慶謂異時中丞御史爭構會吏民令相
告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獨不能犯王公界囂訟之徒
毋論中丞御史所指屬公探得其主名大杖杖之立解

今雲間去吾邑不百里而近士大夫能復具衣冠坐令舍歸與妻子食新稻飽乎吾安得嘗事王公也夫王公有德於士大夫吏民若此即遷去安能舍公吾邑遠縣官三千里所悉公治狀而驟遷之日吳關守則胡不移丞為吳守以徧惠七邑也不佞獨曰然歟否否夫類能而罷使官人者職也文學政事徧至而徧用之兼至而兼用之此所謂類能罷使者也說者謂漢文時天下幾於刑措號稱極治而病於謙讓禮樂以為有君無臣蓋

河南守吳公治行第一而其客賈生用才舉數千上以
正朔服色之事而不盡行吳公不文而賈生不試吏則
兼至之罷鮮也且而欲以一邑之政盡王公乎而不聞
大梁有李獻吉高子業者王公繼之其文聲隆隆起矣
太宰以政事留王公而以文學召之此其所屬於公深
也宗伯諸曹職禮樂而公郎主客主客典治四夷朝饗
之事今五單于解辮請正朔南越授首要荒之外梯航
重譯而來貢者不可指數太宰方進兼上相王公所旦

夕叅佐以興禮樂之治者其效寧獨一邑而已哉王公
行不佞與從父老攀卧之後故次其言以為之序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張頊

謄錄監生_臣張映標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首

贈大中丞潘公時良序

天子往即家起大中丞潘公也蓋河告決矣先是嘉靖末河決濟沛間潘公以中丞節佐朱大司空治之河一

切復故道轉漕亡害而至是河患稍南徙決睢寧瀕其
陸輕舟從下決而北者曹家口至沛之直河赭為平野
淤漕艘九百六十糧四十萬餘天子悼河功之不成厓
宵旰衣食諸公卿大夫旁皇深思和執子之歌而潘公
以故節來蒞事至之日即召諸司道大夫計之或謂故
河卒不可復宜因睢寧決而導之者公曰不然夫避難
趣易爭一時之便而畧其害非長策也快於襲功於身
而遺艱於後人非純臣之節也故河見以為難集功耳

吾不忍苟趣於睢寧決以病來者於是議復故河河有神最靈公移文責之神見夢從吏曰為我謝潘公方陰翊若力柰何責我公為具一少牢以謝當是時決口凡四十餘所計以上舟或簍石塞者即不能既淇園之竹以捷而公獨曰語不云乎寧長茨兮湛美玉神饗我一少牢許我矣吾今而得所以塞者伐河柳為骨而草衣之土實其中大者圍徑二丈縋巨絙下之口立塞益調夫傍浚深廣逾於舊居一月餘而河復公方益調夫治

芟具不休無何雨大作挾以巨颶黃河之桃花水來已
山東諸泉來嚙隄口立潰公方病背疽小間裹創出拊
循其吏士而厲之亦會所調夫具方集其決口就塞如
故又月餘麥黃水復以風來公先吏士按行隄所與水
力爭得不潰至六月而奏功凡用役夫五萬水衡金十
一萬八千所浚河以丈計者萬六千二百有奇築捍堤
以丈計者四萬三千二百有奇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
故河而費半之於是諸司道大夫馮君敏功張君純輩

方思所以侈大公功立石而樹之永永而會公持議與
勘河給事左脩漕課用浮議擯公罷去諸君不勝念走
幣數千里乞辭於不佞以重公行謂不佞實習公故則
諸君之言曰甚矣潘公之不易也日紛紛建策時幾於
築室道傍矣公排羣咻而身任之覲究利害曲盡其巧
以與河力敵而卒勝之迂思迴慮逆待其變變至而若
素大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夫縣官安能二三潘公而輕
棄之也漢武誅匈奴平蕩滇越遼蜀固不愛通侯之賞

而亦重脩其罰大者抵罪小者奪爵而所任汲仁郭昌
鄭當時不以河故而少貶其秩乃至親臨祭令羣臣從
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功成而歌咏之蓋真見
夫治河之艱於治邊也今天子坐法宮不動聲色而五
單于解辮彼豈亦弁髦一河而所謂厯宵旰衣食者以
未悉潘公則可夫豈遂能輕棄潘公哉潘公乃謂勘河
給事實知我我髮且種種矣安能為吾病疽而日夜行
河隄死矣而幸愈不死舟挂觸樹杪幾覆身半濡死矣

而不死給事今授我以身而逸我以太湖之畝也吾安
所不愉快也雖然令尹子文不以三仕已而動喜愠舊
令尹之政徹以告新令尹孔子予之計公所以語代公
者亡異子文矣公即歸天子思公再起再効旦日尚書
被尺一趣召公茗雪間公亦安能竟辭玄圭之錫哉

贈吳叅將遣江北副總兵序

世之言搢紳介胄士往往不能持衡而相為用今夫四
封之裔陽寄命於介胄而陰操權於搢紳者何限也故

天下見而形以為有事已則材將重稍見而形以為無事已則材將弗重大司馬據考功令行黜陟將見材矣而它重爭之則遷將急即見材矣而它無所更重則遷將緩緩可以窺無它重不它重可以窺無事形然而淺慮者樂其形而深思者虞其機謂其末足以摧將志而弛邊守若夫材將則不然重而不挾其所為重不重而毋失其所以重緩而時養其所以待乎急急而不驟奪吾之緩不佞世貞家東海上束髮而窺用事臣所以待

橫海諸將軍輕重緩急之態若一乃後先橫海諸將軍所以自待者未有稱也蓋晚而始得今叅將吳公云吳公產中州起自百夫長非生而習戰陣與挾子侯舍人之素也一旦擁輕騎手縛萑符之魁奮身從戈船下瀨出沒於粘天浩汗中視以為若策駒駢康莊者數戰而數鹵首獲生以捷上當是時縣官方外急寇而內重將以故吳公得婁推移至帥閫為溫處叅將而久之寇警漸以弛吳公亦僅移吾地當吳公之移吾地時後先開

府大中丞見以為無事形而臺使者從吏之諸所以議
減削士伍者非一狀大指不欲使兵勝食而郡邑守令
理官負其指睨天而延武吏聲折唯唯謹一言不相
當刺訶隨之公獨行意自若也凡所建白上記開府臺
使者務精詳其目不敢以銷兵解曰即一旦緩急何以
應之吾支梧朝夕易耳吾不欲以難貽後吾者接見郡
邑守令理官亦畧如平常曰柰何使我僕僕謬為恭謹
少年前乎且也不欲以吾一官易吾體蓋吳公之為叅

將前後積數年不調當為大帥者再輒報罷公方出夫
人簪珥市牛酒饗士也曰使吾推金長安道中毋寧推
金帳下士乎哉然公所蒞以威愛稱其廉介之操與恬
靜之行即開府大中丞臺使者不遽悉之徐而得之吏
士老稚之口彼見以所建白若逆耳而無以易其笑見
以無加禮若刺目而無以易其守固未能一一心曉愛
之未嘗不騰書推吳公第一而大司馬按資簿酌以考
功令亦竟不能終後公矣今年春淮揚以副大帥缺請

天子進吳公秩奉璽書往公諸部曲某某等不能忘公
恩謂不佞世貞實悉公宜有以光顯其行不佞謂今副
大帥不為重公也耶西北護帝鄉有陵寢在稍東扼漕
綱天下喉咽之地南據留京之上游而介然一幕府當
之即江南稱肺腑宜不足比數然謂縣官果急副大帥
也五單于解辯奉正朔南越授首海不揚波者數年于
今矣世固以見無事形於士伍時削而不時益乃至於
大帥或罷而或留非真有所急也吾所以謂吳公者前

固云重而不挾其所為重不重而毋失其所以重緩而時養其所以待乎急急而不驟奪吾之緩公固饒為之願毋忘之而已

送太倉州學正李君之南寧推官序

李子之司教吾州也實用天官選人第一云居八月所而超拜為南寧郡司理故事選人由鄉貢拜司教者稱署司教某率以秋比之八月聘主省試明年應南宮試取第不第而又久之序遷為郡邑長佐六館師即無以

八月所遷者而李子之來司教也御史劉寔檄之俾轄四郡肄業諸生而僅以休沐歸延見故弟子攷問學業談說經義時務懇懇然不能以旬日計李子行而弟子某某輒惘然若失其恃怙也為歌詩頌美之未已人相率而乞言於不佞以為行李重不佞試問博士弟子昔子夏授經於西河之上趣而受之者即家家焉因而成市陽道州為司業七年遷刺史諸生詣闕而請留者數百人凡此固其師之美與所稱誨不倦者乃以久故今

李子名為司教者八月所為弟子攷問學業談說經義
時務者僅半八月何以得此聲人人也諸博士弟子曰
然歟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束脩之贄杜不令面以為它
博士先其有所誨迪也別腎腸劇肝腑唯恐其有隱識
也獲片善揚之唯恐其未竟也獲不善惛惛焉誨之唯
恐其弗革也已匿之唯恐其若傷也不腆之奉不足以
共伏臘而諸弟子即不幸而有疾病不諱於我乎資亡
問券也下帷之日指授屬文手自行酒漿脯醢取諸其

宮中而用之亡問供也諸弟子即不幸而不能以八月
留吾師人蓋一嚴父慈母驟得之而驟失之能無惘然
悲思哉不佞今而後乃知李子所以得此聲人人也縣
官念荒服之外與我共此民者其郡守倅理官乎迫欲
遴真才而治之又迫欲見李子才故八月所而奪我州
司教以去且南寧非古所謂邕州乎哉南逼欽欽隣為
交趾北逼羈縻溪峒界至不能名自儂智高亂蒿棘間
井以勤王師四百年而稍稍蓄其齒育顧聲名文物時

有所避焉而錯獠獠於四境之外內夫以秦之疆而其
申戎約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蓋猶欲以柔道來之而不能禁今縣官至治累葉威無
所不加要荒萬里外奉首三尺怨後此其過秦遠甚李
子以博士高第奉天子命用理官臨蒞之寧敢有越厥
志者哉乃不佞願李子毋純用三尺濕束之亦願毋以
羈縻例視之也惻怛惠利誨養之意所以驗於州弟子
者時損益焉俾其誠流通於法中而恩時出於法之表

遠方之氓含齒戴髮不自異孰非弟子哉陽道州日熟
二斛粥與饑民共之不勤催科厘厘乳吏耳無足擬也
蠻夷猾夏俾咎繇作士明五刑於方遘之間甚或有苗
弗格舞干羽於兩階不亦迂濶事情哉然以之格苗而
賓蠻夷若取寄李子淑問身臨蒞其郡郡有咎繇矣博
士絃誦餘業亦何謝干羽稱舜世也故李子行而不佞
承諸弟子意為叙之若此乃其博識至行卓犖嶺表則
戶部郎黎生禮部郎梁生數數為余稱之矣

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遷督山西學政序

往吳郡守闕詔即家起前守廣平蔡公任之度蔡公已
至吳則遷為按察使者下璽書魚督晉陵雲間京口凡
四郡而度公所治四郡業已效則仍故節易璽書視山
西學代君守者吳君某及晉陵守某雲間守某京口守
某合丞倅司理而下若干人俱稱公屬吏以不忍舍公
故相率而造不佞之廬以請曰唯吾子之幸習公也敢
微惠一言不佞既謝作而曰雖微諸公之請不佞固有

言也甚矣蔡公之德吾吳深也再為守一為使者不佞
其宇下人也乃又幸習公不佞蓋嘗聞之師矣夫子適
衛既用富之而教之之旨首發於冉有而有弗敢當也
其言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即夫子亦知之曰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今天下公庾匱私閭竭
外不足共九邊內不足奉一大司農日夜講究至白
首而不得其畧宜冉氏之所難而顧易之大宗伯所掌
治典禮奉郊社宗廟且又合古大司徒庠序造貢之職

而為一雖最鉅盛典然循軌奉經一有司足辦耳而冉氏胡刺促自愧也豈所謂禮樂者精神心術之運必本於天德而所謂教化者鼓舞匡直之妙不在於文具耶今夫督學使者固號稱外臣其於一方職大宗伯也蔡公始為吾吳守蠲苛賦削冗役聘享迎送事取成禮它公私費一切減省置常平倉待水旱不踰歲而田價增溢二民之業艾而歸農本貴末賤歲課自集公猶以非急所急者吳俗訾薄好靡哇詞麗裝奇衰工巧痛抑斥

之民強以為儉公猶以非要其要乃在立鄉約尊禮讓
厚風化彬彬師師其良者庶幾革心公又創立書院萃
衿髦之俊而躬誨之俾以時進其業而日強其志公最
後遷使者所任職簡士馬治戈船脩斥垠轉餉海漕糺
察墨吏大豪所部治益廣緒益繁奏牘訊牒以百千萬
計過者縷析遠者網攝即有所掎摘惴惴以為神而公
大指未嘗不在尊禮讓厚風化也稍間進諸生談說經
義明心學未嘗不諄諄乎言之也公固不齷齪治冉氏

材得一旦從夫子幾希乎聞四代之取節哉統均者若
窺得公之微而用公以試公禮樂教化於晉耳不佞則
故嘗從事晉諸生守其師說不能如吾吳闡詩書然
多樸茂木訥任重道遠之器况其地西南為唐虞姒氏
故都人文之首近而河汾稱能紹明其統脩其業者世
世不乏公一振德之其有益於世豈淺淺哉公行矣異
日所稱大宗伯司徒合而佐理天下者始此亡所事一
方矣

又

蔡公之飭兵吾四郡實用吳郡守最遭云而是時諸武吏雖目公良二千石然以寬平重風教得最聲又時時為諸生談說經義褒博儒緩意不欲言兵事公至則延見武吏謂使者謬從田間起踞諸公上幸有以教我已大閱差次賞罰不小與顧謂某某日作某過某盜某餉某賂某貲賴而帥不時上不者惠文法立彈治汝矣諸武吏惴惴請死退而自疑所作某過即妻子不知何以

得此黎公也已按樓船將軍部士若干毋得占虛籍為
斥堠若干某最要某次之轉餉以時給士不虛廩廩不
虛士即部曲數百里外若旦夕周還公而其廉無害者
善為伍者勇前者咸各以其長進遠近狙魁盜優咸羣
蒲伏袒跣請效麾下顧其為諸生談說經義益甚而亡
何詔下公仍故秩移督山西學政諸武吏乍聞之人人
自失也曰公柰何捨我公實我父母而外嚴師我舍公
何以免於臯雖然我固疑公之遷也乃好為諸生談說

經義益甚其稍慧者曰不然公固多暇夫諸吏不習蔡公乎哉其布耳張目手運神解一諷不再忘立斷不再剖且子之敝甲彫戈有重勞公屈指者乎設策布筭有櫻公思者乎諸生誦法孔子著為經義根抵理道秋實春葩論議是非凜若霜雪決策得失著筮鑑別是固有以當公也公今去而東鐸三晉間即盡龍門河汾之彥衍圖書之指下淇園之竹以書之曾不足當公一夜之閱有如天子一旦委公長城係五單于之死命韓甲代

馬搏拊如電戛札霆發繁弱夏服左右宛月公不為之
欣然而色懌也哉公又何專好焉王子聞之曰楚則失
矣齊亦未為得也夫謂公專好文者非知公好者也謂
公兼好文武者非知公無好者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蓋孔子嘗辭於衛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它日乃曰我戰則克至夾谷之
會以好往而具三司馬奪萊夷之膽於立談間而敵自
服彼其所教諸弟子即粗而名之曰藝有不具文武者

乎蔡公仁義成性發而經緯為憲萬邦夫豈有二道哉
且公之師帥而也毋寧異於師帥諸生也惻怛以將之
肅括以衡之詳其科條而寬其入曲成而不遺巨細乃
其秉淵乎穆乎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夫豈又有二
好也諸武吏曰善請授簡為公贈

又

不佞嘗承乏晉臬預試事得以縱觀晉諸生之文厘厘
守章句不悖其師說如西河弟子云爾其評隲前哲決

笑時務務為剗切中窾不求華於辭以故造士之數視
它大省恒不相當云既竣事獲以間陟太行西南望中
條王屋之勝洪流濤來龍門柱之因以慨想唐虞之際
聖哲彙起發為人文炳烺萬古迨于茲今最爾之郡三
四鉅公龍虎變化出入將相為世模楷士不在多要之
實用辭不在工要之實體而已即令大江而南學士大
夫樹頤頤決喉吻懸錐之指一揮而竟側理之紙者數
十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以與晉之藝角長而疵短誠不

可同年而語即異時施之用吾未見其盡合也往者嘗以是說質廣平蔡公公首肯之蓋公嘗守吳再遷兵備使者於職無所不統而其大指在上臣之道欲以張吳文而槭樸其人材每得吳諸生文手之不置已條析其可否使人人極意去退而未嘗不豔其盛也曰今吾得一日顓師若約之以禮而已無所事博矣既遷而督視晉學政而不佞喜可知也雖然竊有告於公詩不云乎如琢如磨夫以實則璞而已矣何所事琢磨為所為事

琢磨者將以發其光而貴其用也今夫三晉之才猶璞也其幸而薦者重足以當天下半而歲收不能當天下二十之一則不幸而不獲薦者比比即母論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以與吳之藝角長而疵短司柄者執皮相而淪其輪囷鬱茂之器能無重惜乎哉所以發其光而貴其用者是在公矣蔡公听然而笑曰子嚮者固言之吾以晉誨吳以吳誨晉可也當公守吳日且報政而意有所不可遂投劾歸是時太倉守馮君某稱屬吏矣天子

思公治效從里中起復為守而某守太倉如故公之遷
兵備使者治太倉益習於公行念無以報德而屬不佞
贈言故為叙其所嘗論騰云爾公治狀天下第一語具
他叙中

又

世宗朝縱出沮格之法嚴而士大夫以三尺奉意郡國
有司爭相趣為刻深而不佞嘗承乏西曹郎獲治京兆
都官獄數抱案爭尚書前有所覆出不能奪尋奉命北

察畿輔囚得以縱觀先後成獄不佞時有所讞釋因竊
自歎異日獲備監司一方庶幾千古所謂無寃民者而
最後遣兵備副使治青州屬悍御史按部有所授旨而
不佞不能盡承守令有所授旨而不佞不能無同異以
故不佞所伸十恒僅七八而彼見以為十屈其二三幾
用睚眦中法謫自余罷青州歸而伏里中而後愧悔之
也夫民命大矣士守志大夫守官吾不獲伸其一即奉
其一以去而何渙漚至二三為然竊伏覩諸監司即未

有不為不佞者也居吾下而有所入吾不以為可一讞
駁而問者如故狀再移案而它問者如故狀三移案而
謗隨之吾持異而不能勝其同居吾上而吾有所出上
者不以為可吾一成獄而見駁再成獄而駁加峻三成
獄而怒隨之吾求同而不能勝其異則所謂監司者競
兢幸以亡害遷夫安見奉其一不伸而去也吾州有王
生嘗捕一叛奴弗勝而構訟奴結族之黠者要生於道
而狙擊之又擊一病夫死誣之而會他邑令脩睚眦坐

生殺人罪州民巷聚畝狽而相語其寃也薦紳大夫心
知之目攝而噤弗出口也他治獄吏則據案施施受畫
一而已無它逾近上則逾遠而不得其情故也一旦而
當兵備使者蔡公立訊而立得其情脫桎梏拳出之一移
案而獄吏膽奪莫敢枝梧州之大夫吏民譁聲雷動稱
蔡公神明朝上獄御史夕報可或謂公獲上信下所措
置無肘逆者以故其辨王生獄若承蜩然假令公稍自
疑或疑人而不能自堅於毀譽之外其又奚能快焉王

生既得脫度無以報公而會公遷視山西學政乃來謁
不佞請贈言不佞蓋三贈公言矣夫以公治吾四郡善
狀即半歲所大小亡慮數十百條多用便宜行諸臺使
唯諾唯謹而今乃毛舉其細者以為頌胡謬也是不然
易火山之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其說曰慎
刑如山明而不留如火君子之嫻於刑而猶取法天地
之用如此其重也蔡公乃俛及之夫賤臣下獄六月飛
霜孝婦磔死三載大旱以匹夫鰥女之微其精誠之感

天地為之震動是尚得為細耶蔡公居最上最遠而遽
獲其情此何稱毛舉哉且也吾所以重愧蔡公者公先
為吳守臣報政稍失御史意輒投劾去留檄及於門單
舟在於閭楓之外矣追者塞於汴哭者沸地而公揮手
謝弗顧也此所謂奉其一不伸而去者也宜其爾也

贈州倅蕭侯遷太湖令序

蕭侯之為吾州倅也或曰是去郡倅而州者乎夫遷客
易伉貴耻伍厭劇雅飲待次不則邑邑不聊外為共謹

而已而侯獨否侯所任催科晨興坐堂皇進諸鄉賦長而語之曰久勞苦若曹母所事常例也則曰吾姑為若限限盡而賦舉不盡者罪如格則又曰某鄉豐豐非吾所急某鄉瘠瘠吾所緩某鄉在豐瘠間而謬當瘠名時匿賦以累豐者乃豐鄉之姦人跳其賦於瘠而互為利吾已悉得其主名若可與偕來受限不者立痛杖若併家破矣鄉賦長人人惴恐不知侯何所得之歸而語其人則又大惴恐相戒來受限也侯取片語足賦於罷煩

之地而亡所事敲朴則以其間召鄉三老為談說孝友忠信事咸叩首稱蕭使君不欺我轉為其子弟稱說之不已蓋催科而教化之意藹如也侯既用治理流聞轉署崑山令崑山賦差重於吾州而令責數倍倅諸所取給侯者非一侯不動聲色而一切辦治邑大夫士暨其吏民大喜念得侯晚且曰侯胡不遂真令我也已又署長洲令長洲賦又重於崑山又最居衝郵使絡驛道路兩臺之檄旁午遇侯輒立解邑大夫士暨其吏民則又

大喜曰何乃使崑山先之侯胡不遂真令我也久之真
令至至而吾州大夫士暨吏民喜又可知也趣前迎曰
還我蕭侯侯吾父母耳蓋一州二邑之人爭願有蕭侯
不得分侯身而三之也亡何而侯遷為太湖令太湖地
居僻非有綰轂之道以奔走郵置而為令撓其戶視
吾州六之一租賦九之一巨室猾吏省可十之八詞訟
十之六七又況其俗夙稱尚淳質好儉約率性真直賦
商務農故易於吾州邑什百哉夫以侯之才三加劇而

三加理其何有於太湖也居吾獨恠當事者日為久任之說以困夫敦實寡援之吏而別為徑以待夫巧宦若司馬安之流一名為臺瑣或衡地不待考而列九卿叅藩臬至使侯一令邑一倅郡一倅州再署巖重而猶不離令然至於及物之德有真當於心而不朽於後者知必不以彼易此也夫以卓褒德之賢而三更令至老矣一旦而人主嘉重之俾位三公之上列雲臺爵通侯乃元勳若鄧吳輩猶不得而先之固國家所以勸勵師帥

之典要亦屈伸之幾哉侯行矣不即遂褒德而有意乎甘棠之鄉吾尚能從舍中兒竹馬以待

送兵備副使咸寧盧公遷四川叅政序

始盧公之飭吳兵備也寔起自田野而吳搢紳先生習公者曰公故大人必能安我吏人於踧踖齟齬之中而衽席我則又曰是嘗握虎竹控士馬馮扶間當開大府數四者或即家遷矣遲之車跡境不及逮遷矣又遲之集軍吏聽約束甫受計遷矣公至而吏人始敢有公也

公於一切苛煩文法罷去不用曰何所汗我刀錐為而
請興除利害者立却之曰興利興弊除害除美且吾詎
賢於前十百君子哉請得以身備耳目者公笑曰吾推
腹心人而何耳目也且是孰非我耳目也上好名民得
以名中之上好釣奇民故為奇以釣吾釣上好察小猾
以察投之大猾故為愚若墮為之察而反避吾察凡此
者非其下罪也吾示之實而彼始求入也公之持論云
爾蓋盧公稱為備兵使者六閱月道路十之七其所提

衡鼓舞不必求之名法比詳內而四郡大治守令奉職
為廉平然不至虞退食曰免於操切毛鷙矣兵帥而下
至裨堠長距躍興曰吾飽妻子之餘以餉士不至賂訶
卒也訟師次且垂改業民顧其耒而嘆曰所得與訟孰
安也公果以資重當擢叅省政而臺使者疏請得遂治
四郡賦會已用臨川舒公不可遂進叅蜀省政以行吏
人環其搢紳先生而問曰胡奪公速也則又曰公輩固
言之是不愈於甫集我曹聽約束而受計遷者乎猶得

延須臾以沾德化之及毋論弱者帖席而黠者革面矣
第蜀越在萬里外與吳號畿輔孰重大司農歲入蜀賦
一之吳賦九之孰要備兵使者護諸大校督東南餘皇
組練以遏島寇與叅省委蛇政旬宣吏孰急縣官誠重
吳要吳而急吳使者而又才盧公則胡不以湯公例處
之也湯公者今撫鄖襄大中丞也嘗滿三載當遷而以
臺使者言用叅政治兵使者事故云王子獨不然曰縣
官非蜀重而奪盧公非必才公而畀之蜀也當天下安

時吏抱簿程資秩而叙其遷者恒也資衡而有所急則望望衡而有所急則實盧公望實精矣有如吳一旦緩急開府之地能無藉公而蜀亦安得長有公而已哉於是公之屬州馮守者曰不穀以職守奉兵使者四而最後幸在盧公下風夫豈惟無虞於操切毛鷲公實覆露我以出湯火不穀之拜公賜也實先二三子以及吏人也敢藉手一言為行李重王子謝不敏不獲敬次其所問對如此

送太僕寺丞永寧張君遷南地官序

余束髮而登朝則知故大司馬張襄敏公之數扼敵也
敵中人攝公目為張太師云公歿可十餘歲而敵破躡
石州時公有孫曰某某甫以公任為郎休沐還里適陷敵欲
迫之降誓死不屈敵問知狀咋指曰是故張太師後耶
夜縱之歸天子高其誼為遷丞吾太僕以風示邊塞者
而張君之丞太僕也蓋日夜砥礪攻駒事云甫三歲遷
為南戶曹郎以去先是余以間過張君所縱說世事慨

謂張君今論天下財力所從出姑畫大江而南北之則南困財而北困力夫所謂力者其最重非馬也耶今太僕馬歲亡慮十餘萬匹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得馬不能勞苦與寇角馳逐亡所用之而衛士得馬以便騎乘而已縣官給芻費割以自共分鬻市糟啖馬馬不能飽而以醉久之則先其齒而老死矣馬所從產則責駒馬所寄秣則責肥甚至家破而人繼之然豈獨馬今江淮漕粟四百萬石悉以予衛士食而餘粟

盡令入白金共邊戍夫邊戍者猶曰能執干戈以為儲
胥捍而予衛士食譬之搏雪而塞衝何所取功焉然是
二者見以為固然而無能有所變也幸而為縣官衛士
則日芻豢之而被不任德不幸而為縣官民則日魚肉
之而不敢任怨者此何說也張君拱手而謝曰公言大
非某所與聞也即某治馬不能亡賦賦能不以賦累共
賦者而已夫使某為贏取以損償必不為使某稽故以
期累必不為今者獲用治馬從公後三歲而不羅道路

之咨則竊以一日得治賦亦如是而已余乃嘆曰夫卜式有言治天下者亦若牧羊而已今君去而郎者不南戶曹也耶凡東南職貢之入所不藉而北者即藉以南而君又時有寄委譏權督攝之類比比焉然病莫大於羸取稽故者君故絕不為之則已思過半矣今馬幸稍足詔賦其賈藏太僕太僕有餘藏而民不甚困馬漕比時至大農告陳陳而歲亦不至厲民藉令盡如君者而丞吾太僕郎戶曹又安至如吾嚮所憂哉君行矣勉之

人主察公卿子有材器能任將相者必於君乎取君又當拜矣

麻城穆侯均賦頌序

天下稱巖邑自吾三吳外則莫若黃之麻城而其稱羯
幾不易均者亦莫麻城若明興而為其令者亡慮百人
其以善徙者可指數而已余守太僕時偶與其邑之人
耿中丞劉金吾輩語及之而二君津津稱其前令穆侯
不容口且曰是以高第入南曹名為善徙而物意猶未

厭也久之穆侯乃復以郎高第守晉陵而金吾之兄諸生守巽暑行二千里而奉通邑之大夫士父老指以請曰叢爾敝邑不腆之賦不足以供國家一饗士而父乃使畊者訟畔輸者訟逋強者食不稅之田而弱者負無田之稅其弱者計以為不徙則死耳以故麻城雖謬托為巖邑而多不毛之地類若一甌脫即令素負強幹者至吾邑則懾惕思用小故解去而其巧催科者亦至吾邑而拙穆侯之來無幾而輒得其故歎曰夫吏負以強

幹而又巧催科而至此邑輒拙者非真拙也巧盡於催
科而不得不拙也夫巧在賦者末也巧在田者本也吾
今而知所以用巧矣於是邑之田有稱全官者稱夾官
者俟一切削去之曰是皆王土耳何田非民何民非官
乃議均田已而又思之曰是均田者其自經界始乎乃
親行規田所其東北因山西南因水中大溪界之以都
分界以號分都都有長有副里有總里小里制夏秋稅
畝二升六合不為偏重偏輕以啟弊總邑之賦數有奇

美而無損減即強者人不得匿田田不得匿賦弱者賦與田相知而官民不兩困矣始不便侯筴者曰是未可以歲月計也築室道傍三年不成侯豈能為吏長子孫哉乃不淹旬月而報成事相與歎詫以為神而邑亦稍稍復故巖色其士民即不能楚其辭以張大侯功德竊有不腆之詩歌以從故大司馬劉公後其章先生一言以弁之余不敏竊窺嘉隆之際廟堂乃稍稍課責守令吏治今號稱極盛而其大指乃以程較國賦用贏縮為

最耳未有能深探其所以羸者得其所以羸則下與上交益不得其所以羸則上與下俱病穆侯蓋得之矣常固肺腑大郡也賦百於麻城樊亦稱是吾嘗恠夫班氏之傳循吏皆郡守事僅一召翁卿者有穀陽上蔡稱而亦不載其實即地節五鳳間人主所最加意不過曰與我共此者良二千石耳豈其時政皆郡守發之令不能自為德耶穆侯一令而能自為德使其人咏歌之不衰如此吾日於常乎有望矣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壽馬先生序

比予始為刑部郎郎之長王杜數君子時時為予言身
幸沐天子大恩列曹署諸父幸無他得以其官迎養餘

奉賜輒治具為諸老人會年各且七八十出則相後先
委蛇眉鬚皓白冠劍都雅青紫相映照都人士望之如
神僊云而會最少者為馬先生然亦且六十矣狀甚麗
其言論慷慨纚纚可聽諸老人固俱長然獨嚴馬先生
而內推遜以為不可及予既已竒其事私識之而亡何
文學盧生來謀所以為馬先生壽問所以壽先生狀則
嘗友其子今太史思叅思叅又余友也蓋盧生能言先
生少時事云先生湖人徙於杭遂為杭人而少孤家四

壁立抗故大都會也其民亡不吹竽走狗鳴瑟跼蹐而先生獨甘苦不好與浮俠交往即之忠信斤斤然而時有所負挾不肯輕屈下人諸從昆季俱讀書服誼為一時東南名雋其著者稱先生然先生數以儒干有司不利遂棄去而恒怒焉撫太史曰嗟夫吾安能竟老校官也吾乃愧諸游俠彼以我為非夫也爾勉之哉於是太史受先生經日夜淬勵不輟竟以進士上第選讀中秘書日貴矣走使迎先生欣然來就養曰快哉使我身自貴毋若使爾貴我

也而王杜之老聞先生至招入會先生亦遂欣然往太史恐無以當先生意者益日夜具買雞臠脯陰飭侍人唯先生所嚮亡問而諸老人得先生益歡為具相過從不厭也吾少則聞日者言壽星在斗女分以故吳越間多耆俊黃耆而主上仁聖煦育長養之陶陶然無厲札其天年咸躋於上壽然究其所著見與為之後者如先生蓋寡哉今年夏六月某日為先生誕諸老人當盛衣冠過先生如吾嚮所聞同舍郎語而太史侍左右捧觴上為壽能無少余言也先生不聞

香山洛中耆英社乎一時薦紳大夫爭好談侈偉其事
至傳誦而史繪之而五代時王溥柴氏諸父席貴勢日
縱博狎飲雖天子亦無敢問以為盛哉其甚者或推謝
病棄之餘不能無千里之感姑托於此以逃而席貴勢
食膏腴又未也則何足為先生辱盧生曰信乎先生與
諸老人異是矣

贈盧翁序

盧翁少讀書羅壁秦望諸山既業成廼自顧問曰士冠

履踐先王之跡齷齪抱虛求進即為吏務選吏滑稽干時好能之乎曰不能能謝棄有生累而衣食草木擾鹿豕乎曰不能於是罷不復應有司辟耕輒饑竟廢著捐業而游於杭觀杭之山川土風多賢薦紳大夫其賤者能樹惇而又據津要通四方財器伎作慨然曰士何常之有哉使行販逐什一餘息聖王固抑之吾以避名而藏身博出而微斂假饒以通匱亦士道旁施致之爾繇是稍稍持篋資貿無有平直相時而間取贏焉居數歲

羸入美益饒益為平不直至間黨困就貸不大責其復
而甚困者或竟徒手可得久之翁忠信行誼卓犖信
於間黨間行旅若歸闐闐若政府得一語若質宗戚視
若困廩若哺母更久之大信於賢薦紳大夫爭納履委
贄希識面幸甚始盧姓於越著也翁遷杭遂為杭著姓
云而翁暇不憚屬其子濟之曰我蓄德未竟而小道為
術政不逮宗憚不逮間孜孜皇皇徒自苦為小子盍以
儒進耶濟之退感奮湛匿於丹鉛之思蓋不下帷者三

年而盡熟其父書譽赫然起博士弟子就受易常數十百人濟之既以易顯領薦浙裒然士林望之而諸子復次授食學官餼歲時伏臘具衣冠上二親壽翁逡巡却不憚曰吾幸以末富柰何令諸子復儒衣冠據庶人表乎未幾濟之偕計吏上南省報罷還又坐他弟子事誣誤幾弗免又火去積十之八諸薦紳大夫來唁相屬翁笑曰吾嚮固憂之吾且復故奚唁也於是衆人人稱愧服翁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於乎始晦跡履素仁義

附馬既惕然早見思抑不憚為盛終又夷然順拂不憂
為窮庶幾哉古逸民者流矣濟之誣旋白為文章益奇
而翁且倦聽子孫脩業而息之業當復如故翁殆未可
量也翁其率初志用克箴於耄老之戒亦願濟之砥節
巽道使天下稱賢者親為翁重焉不亦愉快哉

壽長兄藩幕靜庵先生偕龔夫人七十序

代家君

靜庵先生自山東幕歸十有四載為嘉靖庚戌偕龔夫
人並七十云先生少壯時則嘗以先司馬游宦故留應

家中外事不復從有司辟晚仕不大顯而其中實停蓄
博涉凡天官地志醫卜樂章技藝備曉究大要既負奇
鮮所寄乃稍稍放山水絲竹間而某幼朴無他長則日
取博士家言讀之多辭疾不能預家宴先生既已宴夜
分耳屬某書聲則大喜說曰爾未憊耶吾乃復見吾先
司馬矣夫有薄田足以具饘粥敝廬足以覆爾可絕內
顧而併日夜藝文之力焉予蓬累而尾曳逍遙乎游足
笑久之某遂以易舉進士累官御史先生使使書來指

若曰先司馬廢著捐舍而游學晨徒步學宮足胼胝家
乏書書從貸里人手抄習之龜裂不便能屈信爾然乎
偕計吏報上從其兄朝列公更負為僕或併日僅舉火
爾然乎三令邑邑數年陸沉簿牘期會又間親兵事
山谷間衣面裂髮垂垂白始高第入南牀爾然乎某受
教自度無有惕然若負刺漸知警於官而先生益暇任
適所嗜不復問生產客常滿坐坐必竟夜漏去蓋某與
先生歧跡而並趨反好以相成如此也日某按山西謝

病請急得鴈行過閭黨伏臘拊背問暄冷垂二載病良已眷眷不忍出先生正色而督促某曰身爾有耶丈夫幸未衰為官奉職勤力小稱亦何必重去其鄉若以為予則健善飯期後尚未與也龔夫人從旁史甚力某黽而別又三載而某按楚還復按司隸行部通敵大入犯通幸藉天子威靈不下天子以為習之擢佐臺事置鎮先生已聞大喜又感然曰得無浮哉又書來示某國恩澤厚洗心冀有以報母念家及而兄夫婦為於乎某自

起家承乏備南北疆圉之役心乃無日不在先生先生其忍棄遠某哉良所見者大也先生為人子易溫厚寡他腸雖接見後輩及氓隸亦諄諄語可聽聞人一善事輒喜著眉宇道之朝夕燕見龔夫人衣冠偶坐亡褻夫人能以禮佐先生以嚴一勝豎以勤儉補施費者五十年如一日德亦稱是哉先生多丈夫子及諸孫咸脩頤嚮庸補胄監譯書學官弟子彬彬然相望人以為厚德報其所手創構第舍園沼臚接鳴笳吹游行其間所手

植木喬而卉繁諸奉觴上壽足樂也某獨不得與而姑述其所以睽違遙祝之意且謂他日得告率子弟陪杖屨歲歲無數則此實張本云

贈樂葵封君七十序

為計然白圭者無與於養生家言其術不過攻苦去甘與物低昂而時藉其贏墨氏稍精微其說曰堯舜聖者堂堦三尺茅茨不剪米稼不琢啜土硯礪藿之羹夏葛而冬裘太史氏僅稱其強本節用家給人足之道盡矣

老氏乃極其說曰不足以取餘也不大以成大也清淨澹泊與世無涉因循為用其術若過約若無所當而其資竟以不接天下之用而無匱其微之至能使天地之真氣不費而常盈雖後世所述養生家言要無出此者粗跡足以蓋計然白圭而下不論也夫鑄冶椎販逐什五奇勝之策者得其謀於家之似也導引經伸剝精而服氣者得其謀於身之似也均非所以致要也吾今乃識之樂葵翁翁以其賢其壽望於吾之族第聞其少時

則壁立矣嘗廢著而依其外家受諸生經經明無害已
不樂吏治去而業家人耕耕吳之墟瘠三分其入一以
歸公一者待歲翁特為籌入而出之母使浮羨及興從
服食數鳴瑟跼陸博之嗜然非有鑄冶椎販逐什五
奇勝者用稍稍贏初年畝不及頃季年乃過十頃餘陸
產孳畜水居魚陂山居千章之材無弗具耳目口體咸
節其汰世不吾接嗜欲簡少精氣完固膚革充盈翁今
七十何異少壯比翁之居自稚頽白且三輩矣居不聆

翁厲聲出肩比狎若倪孺然靡不謂翁恂恂篤行君子也豈非所云契於老氏之精者耶翁諸子咸秀而文伯為岳牧自罷旦夕承志仲繇激江守遷轉運河東道出里轉運秩中二千石被金紫望里門下而趨伯率以見孫枝翼庭廡間守相前奉觴為壽甚都翁無樂乎或過憂以盛哉夫造物厚奉翁而翁廉取之翁廉其取而造物益厚之此固恒也夫翁則何盛之有老氏之語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

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亦願翁長留意焉

壽封君凌翁七十序

世貞奉使東過里無幾謁石林公於是石林公年七十時時嚴衣冠從社中會社中客已稍狎公乃野服竟日莫返于于然得也石林翁多髯髯盡白而顏頰而握丹里士民目指曰石林公顯者耶何以儼然銀緋而臨之則又疑曰公顯無改素覲於公之廬齊民等也少者曰公殆老據上坐髯白矣至者宿詫曰不然公殆少夫與

予輩角坐坐予輩先怠也予飲公公醉獨後也石林公
迎世貞而笑且謝閭里愛僅稱其外矣世貞晚不及親
公之壯時事第聞於人人公起家儒繇孝第力田業教
授諸生恒下帷數十人故陸太宰寔重之延教賓塾使
弟子拜受公詩而弟子汰不能盡受公公抗顏坐上坐
無撓時時引古大臣家成敗相勉而無何太宰果坐法
適太宰之適中奸人起大獄相窘下郡國捕家人傳詣
京師諸夙稱厚善者悉自引晦匿鳥獸散公獨為殷勤

傳視弟子無苦後事白太宰乃謝絕厚善人獨益親公
公三子俱以茂才異等補博士諸生然無為治計然什
一之策以故恒旦夕謀饘粥公意殊憚第謂黃卷吾家
物無廢吾不竟窮謀饘粥也而公二子俱第進士赫然
貴矣後世貞乃稍稍習公其騶從率素簡易自如公善
言笑雖家屬旦夕處不聞厲色其好客毋論晚至豐饘
珍醞下氣而進之率極意去伯子雲鵠宜春令高第入
諫垣嘗持法忤旨逮尋釋公怡然謂逮釋皆上厚恩即

法不墮甘矣宜春大夫士感令賢歲時裁狀問起居得
公安則動色喜相賀而季子汝成持浙臬島寇入境汝
成冒矢石而行圍公書戒之曰若自奮報天子毋念我
老人老人恬仲養蓋是時仲汝立任服勞之責云吾視
公壽考第祿亞萬石君然萬石君嚴脩吏治治家嗃嗃
幾不內通入公室無論諸從長者雖稚子各相煦沫陶
然洽也類於記所稱羲皇上人時公恒詫予善彭老術
間一行則精氣上邈及腦若醉醇耐衆亦以公筋力健

敘少年為得之余不佞無窺於術亦信公之無疆哉

贈東臯翁序

徐生間過世貞談其尊人東臯翁世貞未嘗不心語屈也即古商山之稱綺季者流事行無所考見一出而用其餘奪天子尊此其素必有大過人者予登吳臺南望天目諸峰鬱鬱葱葱多奇氣焉慨然念其時豈鮮特達磊異之士如古所稱述哉乃今意翁當之否歟然耶蓋徵翁於徐生則少時事類任俠云翁貧故力作頗具一

二中人產而屬歲侵諸昆季儻行也翁憐之悉推其貲
獨身與許夫人耕雪中不給則恒依外家游其外家者
素里稱善柔也大猾剗起獄相中利以破其貲為已翁
行刺得大猾陰擬之厄乃持數十金因所厚謝過翁坐
上坐徧集里中子弟數大猾蒲伏搏頰已徐揮其金使
盡為酒竟數十年亡敢跡翁外家者而翁又間過窘若
閻氏豪還袖大鎚直往欲遂碎豪首豪恐陽驚不識曰
吾嚮爾忽之為徐君耶願得自罰持牛酒請遂交懼徐

君乃止然翁業已折節讀古人書揣摩成敗多中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邑令課孝弟力田首延禮翁翁緩頰為令計邑田數十頃枕諸山即春水下茗不及受無浸耶分茗二殺之就窪坎為池待滂澗可魚千石堤可桑萬株佐歲矣令善之未果則人人笑翁為縣官策不下計然柰何家四壁立也翁曰吾所謂與計然異者竟不為家而徐生長從有司薦居前列稍無慮饘粥矣翁之一再過鄉人飲酣甚已出叵羅酌遂以為壽翁恠

之鄉人跪屬耳曰令方事困我度非翁無為解者翁連
唾拂袖出不顧然翁亦數為令明其無辜不使知也春
時游花間肩榼從二鹿酒之咸馴伏若家畜然多手種
橘袖為圃而過者即亡論雅俗固田父酬酢竟莫去不
復記姓名矣始徐生之與世貞以聲通未有識也既衆
中目相異問知為生乃懽然自恨晚海內能文章家無
稱及世貞者徐生則已高有名而一旦慨相謂曰足下
固泯泯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足下是時濟南李攀龍文

奇甚吾三人鼎足立矣徐生竟以速翁上書乞分司就
迎養不報夫徐生豈輕於棄吾二人哉此其意乃甚可
念而翁遺書輒誚責曰兒驕須乳耶若日食大官廩列
郎署不一志媚上而柰何戚戚計其私為也吾年八十
蠟屐登天目山飲不人後醉不人先擾鹿無恙木奴指
漸繁於計且足耳慎無求分司求分司吾且不食汝於
是徐生受書分不得違君親指矣過世貞內慙如也欲
得一言為翁慰心夫翁奚假世貞言哉第於所傳翁非

僅為俠者用足以周一世而不試彼其丘壑之所歛行
日月美雲霞時有不能秘以此寄耳而其天竟以不試
而自全夫於其所傳者非其天也此視嚮所稱綺季者
流則何間焉蓋徐生少為詩一二篇出翁持視輒私嘆風
雅當吾後父子間更自為知己若此世貞則又奚無言
哉

贈玉川周翁序

余嚮則聞學士大夫類多慕說憲孝時云吏不脩刻數

之政民不熟吏間井阡陌間揖讓彬彬焉故中多躬行
長者朴茂純嗇亡所做麗以自就其質而已余所慕說
以為長者即比戶曷稱哉歲可一甲子上神聖靡損於
舊乃今則何寥寥也余既無所及於其時而冀一二其
時之人庶有以風焉晚而得周翁固生長二帝者大要
稱是矣始周翁微業儒不遂去而就南畝謀什一之息
以佐耕鬻力而入程口而出猶以為非道而去之教授
里中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室子緝纁代相給周翁之

名不出於閭閻之外而內行默報不在翁而在翁之子
濟叔既益習翁教取進士翁亦當從貴諸吳中貴人父
驟起將聲勢召號刀氏之徒出則朱丹其轂冠危佩華
相爭勝侈大以明得意獨周翁褐而步也從一赤足豎
過社中父老飲皤皤然竟踉蹌歸而薦紳先生故雅善
濟叔或持通家刺謁周翁翁巽謝已匿不復見監司歲
時行部過問不知濟叔之有周翁間者知周翁不知周
翁何名作何狀其黨善周翁者更不知周翁之有濟叔

濟叔起書生為進賢令進賢稱巖邑善渝而令以翁志
務脩潔廉而治翁故所受屋一廛土百畝家貴賤百指
褐而步自如吳里貧不安驟起貴人父獨安周翁也今
年秋翁廼如京師來就濟叔養俄濟叔滿比部郎上計
太宰以最請具封翁如濟叔官翁叩頭詣闕下謝天子
大恩還稍出冠而見客云坐未幾翁起行酒敬勞客諸
君亡恠老人不任冠美取吾舊時幘來吾襲純繡不若
毳絀之適寒燠也鼎烹而養不若藜糗之便饑也騶呵

而輪雕不若緩步之愉逸也與諸君盤辟而折旋不若
野人之爭席也何者此吾素也周翁則又言憲孝時亡
論卑小者即受股肱寄總方岳不則雖二千石以上或
其人貧不能具驪駟一棄職雜田野人而耕漁弋牧販
豎子游女狎而忘其敬日乳臭兒入貲與挾下藝待詔
以計請急輒車而馳里門袖金紫置介賓位有所謝絕
矣矧如諸君矧如長安大貴人王子曰嘻余知之余知
之先王之所以樹惇於士風者有繇哉漢文景之際朱

郭以俠聞辭挾鼉賈程卓末富條魏窮爵奔足耳目景
傳警接而萬石君特一椎無能人且與數君子爭旦夕
之長則何可得乃至勞人主尊顯為也於乎此其意寧
可與剽輕好進者道哉然其子孫雖日貴漸以不如而
流至於輿馬之飾以王陽貢公之廉有所不免乃知俗
之流而漓也勢也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跡周翁所持
行少儷見者其時又奚擇矣雖然余幸而得接周翁如
親於憲孝時者諸君歌而觴周翁其更觴我

贈水亭王公六十序

余守刑部尚書郎而太原王君以進士來從事是時王君業踰冠也而動止尺寸有度余固不敢少之亡何王君出守鄧數薦以治行高第為大名郡丞會守關丞攝郡而余稱使者東行按大名比至則獄無滯囚矣間一二引對者人人稱王君明不寃也王君又不當三輔高第耶是少年胡老於丞乃爾處士盧枏則間為余言使者見王君獨不見王君父水亭公其所謂夷門關尹

之流哉蓋水亭公當起家為驛令又為安慶賊曹其職
世所卑薄瑣瑣不仕也獨水亭公廉而勤於職間有所
不憚起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恐受賕
枉法貪吏安可為也念而廉吏而楚相之妻子窮困負
薪而食不足為也且欲以吾之所可得為者而後盡吾
難乎當矣吾乃教吾子爾於是益延諸明經師為王君
受經業成舉于鄉王君以晨舉報而公夕挂冠度其橐
財二金始公少時好讀書而伯氏善行賈賈十輒二三

而讀書或無歲憂饘粥鄉人竊非笑之人富而仁義附
焉子不習范蠡計然耶胡齷齪季次原憲為也然公益
讀不顧又令王君讀其父書既貴而伯氏以賈沒公日
夜撫其遺孤而食之鄉人人乃愧季所得多矣盧又言
鄧及大名之政之美也數從中跪請公教云余因以知
王君之所以老於丞故蓋余嘗讀班氏書紀于公為小
吏多陰德高其門曰吾門度可以駟馬者而其後人定
國治廷尉民自稱不冤竟拜丞相封侯一吏所脫人難

暴雪枉滯有幾而報若是不知定國之所以無冤民固
于公遺教也所謂陰德蓋不獨其身然然于公與定國
不相及而王君今日夜受公成誨衽席吏民而大惠之
天所以報公何如哉公長身豐下而髯飲酒至斗慷慨
論說可聽度如四十許人然已六十矣亦盧梅云

壽金令君七十序

代家君

吾少為諸生時讀漢史陳太丘仇蒲亭之長尉邑也則
慨然撫掌曰士豈其公卿顯哉即一旦數百社之寄庶

乎尸祝而人頌之足矣既宦達數遷為天子制萬里命而夢寐乃未嘗不在吳閭闔閭也仲長公理之書所稱良眵廣舍背山枕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易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使令足以息體弋高鴻釣游鯉風於舞雩咏歸高堂安神閨闈呼吸精和此誠凌霄漢出宇宙之至貴也而吾徒托之於夢寐之似而已且吾之所願於進者既不果而吾之所恃於退者又未得則遂意以為造物能偏予人以大而不欲兼予人以細此

固然哉然不出閭閻間黨之外而得之者蓋東涯金君之始釋褐也為烏程尉已稍遷餘姚丞則無以異乎陳仇也明法為諸格束下吏而君獨奮然越格而自顯其所規畫操切精神之蘊雖不得盡聞然吾獨見其尉之邑吏人不言丞而言尉其丞之邑不言令而言丞士有頌民有謠訖於君之後數十年而不絕耳而君遷為長汀令益尊乃遂棄官歸君業饒以官故稍旁落乃任子孫而息之陂池圃澤竹木果菜之入埽素封優游自奉

即無以異於公理所稱者然君伯子理問仲子蒲圻丞
叔季太學生諸孫中外且十餘人彬彬砥行自愛醴滫
之共口與左右之娛志足以使君欣然而忘老者公理
或未之道也嗟夫士君子之於世進而有以自見退而
有以自樂可矣今年秋君七十理問書來要吾文為壽
夫君吾所羨而不得為者乃亦羨吾言哉今為君約他
日兵事小定天子以骸骨賜老臣鑑湖之曲而君尚健
杖履無恙歲時伏臘擊鮮釀醇庶乎君之分公理一二

而波我也吾為日以待矣

奉贈益齋翁趙大夫序

王子嘗有云江左自晉而後秀始洩矣然其人氣往往不配事不免強役其所不及而濟之以巧庶幾苟幸於成以故其氣恒先事而竭唯於文章亦然間有二三渾龐而博大者得之未滴之天而出於鮮琢之地其氣恒若有餘而其巧恒若有所不足天下幸而得之則以其氣充而遺險投重運旋轉磅礴之業天下不幸而不得

之則尚能以其氣斂而之身華者言實者行享者為壽
考而行者為賢子弟蓋在齊魯三晉間且或難之是何
況江左哉余守尚書刑部郎時益齋趙大夫以南勲部
郎考績至余與大夫俱稱為江左人南北曹署相望然
大夫實倍余以長班行中見而知其為渾龐博大者大
夫不折節而自恭不為訥而自謹不務訐而自直不厭
文而自朴即後進少年好以巧濟所不及者意有所軒
輒於大夫大夫怡然不屑也獨故尚書歐陽文莊公時

時口大夫賢曰諸少年柰何以巧少大夫哉蓋大夫嘗為賴司理破猾吏巨豪有聲又佐其御史所平亭疑獄以百數連攝郡郡事斧斷理解而其為南選部至司勳一切治辦又能發羨索為公邸四前太宰張文隱公寔器之數稱於歐陽公公又賴旁郡人也以故悉大夫而亟稱之若此余既持余說以稽歐陽公言而竊窺大夫之後亡何大夫出為廣東叅議則自廣來者頗能言大夫平徭役寬積逋掃宿盜諸狀甚悉然竟以不善骫骳

上官自劾去而同時少年沾沾負操切之術先後巧於
宦有聲雖余亦不能無疑而稍悔其說及余罷青州還
久之謁大夫虞山里第大夫業已八十強項而渥顏白
鬚飄然與之語能聰明于視聽時進食飲不減壯夫顧
謂余向沾沾少年安在余因獲以燕見大夫子進士君
其清蔚韶令之度衰然無隕其家聲余然後重慨大夫
之有餘於氣而能不盡也彼其所以不盡其巧者乃所
以善用餘也大夫其專精神輔醫藥益壯其思慮以躋

百年國家將有脩問政之禮以干大夫之餘者大夫毋終闕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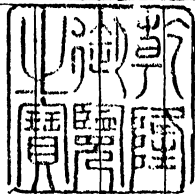
贈張聽泉七十序

世之人所同欲得者最莫如壽壽之所欲得於人者最莫如四民之不失職而偕其願以老然士急其願於名而農工賈急其願於利小者朝而為暮計大者春而為卒歲計拘拘乎役役乎濡首於課最程息之間了不知其隙日之去我而非我有也一旦所之既倦稍思息焉

而將來之日我不得而竟有之矣況夫失得之念迫則
疲思耗神於所非覲之地往往陰損其所受之資較失
得之機成則揆攬批挽引繩批根之用出而陰損其所
待之隲然則其所謂不失職者固自不能盡與壽合也
吾友于張君鼎之而因識其尊人聽泉先生先生少嘗
讀書脩士業未遂而厭之隱而耕於婁江之野又以不
善于耜耨去雖家闌閭閻絕不從人勾子毋遂什一其
於四民之職似若有所未能舉者然先生以為遺書苟

足讀以自愉志而已而不必名遺業苟足饘粥以周身而已而不必利其安靜詳雅卒然而覩之而知其為君子長者其含容退讓卒然而迫之而不能使之怒其蕭散冲默即突烟之欲寒而不能使之憂蓋先生之所願不在四民之不失職而所得之日已實為先生有矣先生今年七十五官之用矍鑠如少壯有子既貴而賢其於名利亦稍不期而集固不為疲思耗神以損其資而又不為揆撫挹挽引繩批根以損其騰天之所以報先

生未可量哉余因鼎之之請而竊喜先生之能實有其
壽也不辭而為之序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